

<<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6032470

10位ISBN编号：7106032476

出版时间：2010-12

出版时间：中国电影出版社

作者：杜青

页数：20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写下这个字，有门了。

杜青说，她写长篇小说之前，从不看别人的小说，长篇更是没有读过谁的。不读书却要写书，这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杜青曾问一个评论家：没看过长篇小说的人，能写长篇小说吗？

评论家答：不可能！

没看几箩筐的书却想要写书，那总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

如果杜青说的是真的，那她就打破了一个神话。

杜青是个妖怪，她骨子里有一种反叛精神。

按常理推断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她偏要试试。

我相信杜青说她没看过什么书这句话是真的，因为说谎于事毫无益处嘛。

她跟我说，她是出于赌徒心态，跟那个评论家较上劲了，就要写个长篇出来看看。

作品写出来了，她也不知道到底成不成器。

她想找个行家看看。

很偶然地，我就成了她要找的对象。

我算不上所谓的行家，但对于小说，我有着天然的审美取向，这自然与这些年做编辑读过大量文学作品有关。

起初，编刊物时，我读过杜青的若干短篇，不经意地发现她是个不寻常的小说家。

虽然是初出茅庐，但行云流水的文字间显见其浑然天成的艺术气质。

理所当然，她便成了我们所推举的“新锐作家”了。

每年编稿无数，而真正的有潜质的新面孔作者还是很少见的。

杜青是这少见的有潜质的作者之一。

作为常年从事从垃圾中拣废品工作的我，一旦发现一堆废品中暗藏着金子，其喜悦可想而知。

杜青是个画家。

她从小就把画当作人生的磨砺。

如果一个人踏入社会，必须预备一块敲门砖的话，杜青的敲门砖就是画画。

她给邻里乡亲画过写真。

她赋予无数先贤描摹过的松、竹、梅、兰以现代神韵。

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，她都曾经以丹青笔墨去雕琢和挥洒过。

至于后来她迷醉的西洋油画，纸背上谁能肯定没有透出中国画的痕迹呢？

这个被上帝有意撒落于农家的才情四溢的奇女子，不要以为她的才华仅仅限于小说和绘画了。

要知道，先于她的小说而名的是诗歌。

她是个真正的诗人。

她出版过散文诗集《微尘》，听起来是那么渺小。

我们这个世界一直被叫作尘世，尘土覆盖了整个世界，难道不是微小中见浩大。

另一本诗集《一粒沙上的大海》，咀嚼一下，就能清楚她诗歌内含的想象力。

这里，我们用一点闲暇来读一首她写的短诗《一滴水》：
一滴水遇见河流，变成河流 遇见光
，又被光穿越 但它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得以炫耀
一滴水，像一个流落民间的王 在貌似平静的生活中
孤独地隐回自己不安的内心 后来，它遇钢则刚，遇到树木变成森林 遇见青草，
化作春天 她穿越了光，穿越了自己 却怎么也穿不过一个人的眼睛 至于这首诗隐含了怎样的想象力，我驻笔，就让读者慢慢想象吧。

因为我们后面要谈的并非她的诗，我们还是专注于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吧。

这部长篇起初杜青命名为《姐妹》，整部书洋洋二十几文言，写的是兰兰和香梅俩姐妹的人生遭际。

命名《姐妹》委实名至实归。

我的眼睛在她设置的字里行间跋涉，阅读是快乐的，也是艰辛的。

连续一周盯看电脑上繁星一般的文字，让我时常处于深邃浩淼中数星星般的童贞乐趣中，读到击节处会发出会心的憨笑。

读到人物命运的关口，有时脸颊上会落下一滴滴的液珠，因是大暑燥天，终于分辨不清是汗珠还是泪珠呢。

不得不叹服，杜青笔下的人物，个个晶莹饱满，灵性十足呢。

作为画家的杜青给无数的人画过相，手眼忙碌的她，是否抽出片刻闲暇时光来为自己靓丽的容貌描画过一下呢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

一生都在画别人，她不曾画过自己。

进入作家这个角色，杜青的作品像镜子，让人通过镜子看到了简单又丰富的她，自画像就那样被不经意中勾勒出来了。

作家的智慧不同于照相机，她有充分的准备和修养。

在刻画那个分秒不停地跟随着自己的影子时，她舍弃该舍弃的，她放大该放大的，她隐忍该隐忍的，她暴露该暴露的……一个生息于我们时代的知识女性从泥泞中艰辛走来，在都市的繁华面前与钢筋水泥构筑的物质做着不加妥协的抗争。

在城市楼宇林立的巷道，孱弱的她及其她的小家有无数次的搬迁经历，“一家人忙忙碌碌把家当搬上两辆雇用的木板车，绕过几条巷道，又将家当卸下。

兰兰和丈夫正抬动一个电冰箱进屋。

电冰箱已很陈旧，买来时就是旧货。

这些年，林风曾经为电冰箱上过几次油漆，上得不大均匀，有一条条的油彩滴凝固在电冰箱的外壁上，儿子曾看着电冰箱，说电冰箱老了，流着鼻涕和泪滴。

”读着这些文字怎能不心酸而潸然泪下呢？

此外，小说中处处是诗意的再现，诸如“多年前被伐去的老树，树桩依在”，“饭台上的电饭煲小小的气孔冒出悠悠白雾，散出米饭淡淡的香味”，虽是平凡的字眼，但没有非凡的洞察力是写不出来的。

杜青的描摹能力超越了文字本身的意味，这让人想起现实社会中处处出现的安全事故来。

多少小煤窑重蹈过这类场景：层层叠叠的山，高耸出地面千丈万丈。

被深挖的土窿，盘旋着的窿道迷宫一样，蚯蚓行道般的，向大地的心脏伸去，深达百米，长达千丈。

人走进地下窿道，像走进地下世界，分不清方向。

或许是大地的心脏被淘金者贪婪笨拙的铁锹掀痛了，大地动怒了，地下的河水如猛兽狂奔如巨洪喷涌了上来。

劳动在土层深处，蚂蚱一样的矿工啊，来不及弄清是天降横灾，还是地造祸害，来不及弄清东南西北，来不及拔步逃命，一个个均像入瓮之蚂蚱，被活活溺死在幽深幽深的土窿里。

遇难者是多少，谁都说不清，大难幸免者魂飞胆破，或倾家荡产。

有人说，地下河流是地球的血管，血管被切口开，血哪有不流出来的道理？

有人说，地下河流是地球的眼泪，长年累月忍受人们掏心掏肺，忍不住痛时，总有流泪的时候……

像这样精彩的段落，不言而喻，除了暗藏着她与生俱来的对文字的准确把握与深厚功力外，还有就是对人类与大自然的悲悯之情深深萦绕于她的胸间。

真是步步有华章，节节有惊喜。

“那收起来或摆开去散落一地锈沫的靠背椅，统统都被扔弃了，似乎崭新的房子非拒绝那些破旧的事物不可，惟独不会拒绝这一家四口旧的面孔。

”读到这样的句子，想不赞叹也难呢！

杜青的小说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，有绘画式的刻画；有诗歌般的精妙闪烁，像“每一个毛囊里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”这样的句子，诗意盎然。

小说的灵魂是思想，杜青在小说中力透纸背地贯穿了她对人生对命运的洞见。

“人的一生，没多少活得明白的时日，除了年少懵懂无知，年老身衰病繁，混沌度日如年，就只剩下中壮年那段时间了，短短数十年的人生，奔波劳碌、明争暗斗，为名为利为情为爱为家为国为天下，

<<门>>

归根到底都是为生活为自由。

兰兰不知自己活是为什么，或什么都不为，或什么都为……”这样的思想火花随处可见。

夜已漏深，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想给她的这本书改个名字。

改名字是件慎重的事情，人的名字一旦落上户口就很难更改。

在书出版之前，书名等于还没落户，改是完全可以的嘛。

我想跟杜青沟通一下，可惜她的手机关机，看来这个重大决定一时半会不能做主。

那就等待明天吧。

不过，亲爱的读者也许一定想知道吧，到底改什么书名呢？

前面我开头说了，“有门了”，那就取名《门》吧。

人一生，无论出世还是入世，都离不开一道又一道门。

生死轮回，世相变迁，谁也数不清自己将要跨过多少道门。

这是个不错的小说名。

不信，你就等着瞧吧，它或许就是那部人人争相传阅的好书呢！

最后，我还是引用杜青的诗来结尾吧—— 一本书，打开之前 它是一个秘密 一本书，打开

之后 它依然是一个秘密 晚安！

亲爱的读者！

让我们一起打开小说之门吧！

2010年7月5日 于北京太阳星城金星园

内容概要

《门》是她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小说讲述是一个关于姐妹的故事。

杜青，原名吴玉婵，七十年代出生于广东海丰，主编《蓝风》诗刊，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著有散文集《微尘》、诗歌集《一粒沙上的大海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梅源镇》。

作者简介

杜青，原名吴玉婵，七十年代出生于广东海丰，主编《蓝风》诗刊，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散文集《微尘》、诗歌集《一粒沙上的大海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梅源镇》。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泥、茅草、韧竹、沥青搭成的茅屋，傍附着水。

雨来时，屋顶流淌着或轻快或沉慢的音乐。

秋天，丝瓜的藤蔓和黄花将茅屋层层密裹。

薄薄的木板，一张又一张，被纤纤巧手卸下，临大路的铺窗敞开了。

瞬间，满屋流光，墙上的人物肖像神色鲜活。

一会儿，兰兰就坐到铺窗前，目光游弋在画面与小小的相片之间。

鸟儿停落在窗沿上，啁啾和拍翅，她似乎浑然未觉。

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，摇晃而过的车辆，一阵又一阵灰蒙蒙的尘埃，落在窗檐、桌面、画幅、发问、肩上、落满周遭，她只专注于手中轻轻地描摹着的画笔，所关心的世界只有举目之间的一尺内外。

兰兰，姓毛，生于水边，长于水边。

水，是千年流淌的水，自南宋或者比南宋更久远的年代流来。

由于沿溪而居的人们牢记着南宋，故称那水为宋溪水。

宋溪，位于清丰县梅源镇，开凿于南宋末年。

宋帝兵败南逃，大臣陆秀夫等人一路抗元御敌，救主护驾至岭南时，与当地百姓情同亲人。

宋军见平原水路迂回，船队行驶不便，农耕收获不高，便开凿了一段长达二公里笔直的水渠，水面宽达八十米，被后人称为直渠溪，亦称宋溪。

宋溪一端连接西溪蜿蜒百里出海口，另一端连接东溪穿越千村进入另一个海角，水路四通八达。

溪流两岸沃野茫茫，古往今来，被远近称为鱼米之乡。

溪边大大小小的村落，在绿浪浩淼的春天里，像原野上错落有序的花朵。

兰兰生长在东溪旁一个叫流安圩的村庄。

流安圩同周围许多村庄连成一片，称为毛厝族，均属毛姓。

流安圩虽不是城镇，但水陆方便，自然成墟。

村里有茶楼、旅社、合作社、供销社、缝纫社、布铺、打铁铺、卫生所、粮所、理发室、墟市……是方圆十几个乡村集市贸易的地方，东溪由此也称流安溪。

溪面上一座高高的三孔石拱桥结实地连接着陆地。

溪水中浮起两座小岛，人们称小岛为土堆。

唯一通往土堆的路，宽不足两米，长则近十米，像一条绳子一样把土堆拴着。

两个土堆终年绿翠翠，像两片巨大的荷叶，飘泊在四季的水中。

母亲一连生下了五朵花，由于家底贫薄，父亲壮年得妻已备感侥幸，连得五女更是知足常乐，故母亲在家里村里，仍大着喉咙，常常说起话来理直气壮。

兰兰排行老二，长得眉目开阔，微陷的双眼略含浅浅的愁，脸颊上几点调皮的雀斑，像是谁蘸了淡褐色颜料的手指，一弹指把色彩喷上去一样，两条辫子，行路匆忙时，在背上胸前甩动不停。

十七岁那年，她正好初中毕业。

立秋，溪边竹架上绿藤曼妙，金黄色的丝瓜花蓬勃灿烂，五彩缤纷的蝴蝶在花朵之间流连。

兰兰看着妹妹们像彩蝶一样，飞向校园，心中无限落寞。

母亲常唠叨，已念有几年书，人家不把你当瞎子看就行了。

父亲整天都盘算着如何将水中的鱼儿弄到盘碟上来，整天守着小船徘徊在溪面，至于五姐妹读书的事，他从不理。

兰兰与大姐香梅初中的学历，在村里的女性中已是少有了，可兰兰依然为读书的事哭个不休。

香梅说是初中毕业，其实初三后半学期并没有读完，因为那年父亲患了病，住院动了手术，她每天既要跑几公里外的镇医院，又要照顾妹妹们，就放弃了上学回到家里，该种瓜时种瓜，可摘豆时摘豆。

母亲看着兰兰又哭又闹，说：“你父亲又不是存有什么金库银库，能让你们姐妹读个初中毕业，也算对得住你们了。

哭咪个啊？

（闽南话：哭什么啊？

)你无睇别人家都在放牛割草吗?

要知足啦!

”兰兰哭了几天后,累了,绝望了,想起了油漆师傅的话:生活的道路千条万条,就看你走哪一条。她这样想着时,眼神就木呆呆的。

兰兰八岁那年,刚背上小书包,油漆师傅到家里来油漆,在老式床的屏风上画了荷下戏水双鸯鹭和喜鹊登梅等许多图画。

他一笔一笔地画着,兰兰就像着了魔一样,屏着气,目不转睛地移动着身子看,仿佛生怕一喘粗气,就漏看了一笔似的。

油漆师傅偶尔离开,她就偷拿了他的画笔,一边看着屏风上的画,一边在板凳上胡乱涂鸦。

油漆师傅发现了,并没有责怪她,反而当着父母亲的面夸赞她。

兰兰听着,就抿着嘴笑。

油漆师傅不但画一手好画,还写一手好字。

他曾是广州美院的学生,后因家境变故而辍学,辍学后无所事事,情绪消沉,性格日渐古怪,已过而立之年才在祖母的劝诫哀求下娶妻立室,婚后迫于生计,干起了油漆的行当。

兰兰开始跟油漆师傅学习绘画,这时候学画的还有村里的女孩桂枝。

她比兰兰长两岁,天生一副猪油嘴,挺讨人开心的,但不及兰兰的艺术悟性高,学起东西来不及兰兰快,因此师傅对兰兰疼爱有加。

师母却对桂枝另眼相待,夸她长得好,福祿相,日后定是富贵命。

说兰兰双眉含愁,眼带小人,属奔波劳碌之格,故一直不喜欢兰兰,似乎生怕兰兰奔波劳碌的命格,有朝一日传染了她。

放下书包的兰兰有事没事常到师傅家里去。

师母本就看兰兰不顺眼,此时看着青春焕发的她,脸色就越发冷峻。

介于师母的表情,兰兰胆怯了,慢慢不再去师傅的家门,连他的家都不敢去了,跟随他到处油漆之事就成了妄想。

后来,在师傅的张罗下,兰兰在溪边自家搭造韵小茅屋开起了写真馆。

说是张罗,其实是帮兰兰写了一块招牌,篆体的墨绿色的写真馆”三字,木块两侧钻了四个小孔子,两根铁丝穿孔而过,牢牢实实地将木块捆绑在茅屋前的木柱上。

写真馆,以专画人物肖像为营生,开张后,方圆十里内外,陆陆续续有人拿来相片,戴冠的、谢顶的,老阿婆、老阿公,都是稀古之年,都希望自己百年归老之后能留个影儿在人间,供子孙缅怀。

兰兰的收费很低廉,有时甚至不收钱。

村里有个叫三婆的老人,老伴早逝,子女不孝,眼睛不太好使,~个人自己吃住,形同孤寡。

兰兰每次看到她,都会感到心酸。

三婆请兰兰画相,由于她从没有照过相,故只得让兰兰看着她的人画。

由于眼睑下垂得厉害,浊而湿的眼睛变得很小,小成像蝌蚪状。

兰兰看着她,心里就难过,像画好后就不忍心收她的钱,感动得老人家老泪纵横。

后来,她拿了几只鸡蛋到兰兰家,方才感到心安理得。

之后,她逢人便夸兰兰心肠好,说好人必有好报。

写真馆开张后,一直人气不错,生意旺,村里游手好闲的靓仔帅哥儿,有事没事都喜欢到写真馆来,说是看画,其实是看人,看新奇。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的眼睛在她设置的字里行间跋涉，阅读是快乐的，也是艰辛的。连续一周盯看电脑上繁星一般的文字，让我时常处于深邃浩淼中数星星般的童贞乐趣中，读到击节处会发出会心的憨笑。

读到人物命运的关口，有事脸颊上会落下一滴滴的液珠，因是大暑燥天，终于分辨不清是汗珠还是泪珠呢。

不得不叹服，杜青笔下的人物，个个晶莹饱满，灵性十足呢。

作为画家的杜青给无数的人画过相，手眼忙碌的她，是否抽出片刻闲暇时光来为自己靓丽的容貌描画过一下呢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

医生都在画别人，她不曾画过自己。

进入作家这个角色，杜青的作品像镜子，让人通过镜子看到了简单又丰富的她，自画像就那样被无意中勾勒出来了。

——凌翼

编辑推荐

《门》是杜青的一部最新力作，是一部18万字的长篇小说。初名《姐妹》，写的是兰兰和香梅姐妹俩的人生遭际。小说故事的核心是命运，而情感则是十分重要的脉络。《阳光》杂志主编凌翼作序推荐。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